



蕭山張邇可著

梅莊文集

梅花文集序



縉雲在桃源嶺北山川
蒼蒼之峰巒而為清
遠於是乎以予校吟
往來帶縵之絃子通

可以名士司鐸其間歲
月著書與林密相映
發日異而月新固在
道也會亭亦形為扁
携所為梅花莊文集一

帙示予皆雜體文也考
按精情筆力森古所
謂諸君自吳生名士亭不
贅語只獨亭年迫駑車
異時芒屨升杖未知

後得踐仙居之境去適

可把習論文吾因之

一快

康熙己卯孟冬朔

張子邇題



梅莊文集序

康熙己卯秋張子邇可梅莊文集成千里外貽書屬序憶曩者問道蕭然晤家十九兄西河太史俯仰當世於人少所許可獨極口邇可之才余已心奇之遂傾蓋定交屈指已星霜十易今取其全集讀之不禁掩卷太息云蓋近代矯明季卑冗之弊以大家為歸然相沿成習專以提掇呼應為工而柔色曼聲奄奄氣盡并不能作優孟衣冠也邇可湛深經術於五臣文選諸書句櫛字摩不爽銖兩至若李杜詩集皆綜其歲月核其流離轉徙之跡以及詩韻曲譜無不辨

梅莊文集
晰入微縱橫盡變非數十年寢食於古不能始知近代貌爲大家者皆坐不讀書耳邇可少不得志於場屋垂老始以廣文一席司訓栝蒼其感慨歷落之致亦或於行間紙上遇之前晤學使者石虹張君極道栝蒼山川之靈秀陽谷鼎湖映帶左右邇可課士餘閒倚筇蠟屐獨能藻雪其心思振發其氣魄宐其文之工也余固心折邇可復得張君之言始悟文到妙時有目共賞豈曰中郎獨秘王充之論廬陵始識昌黎之文也哉

遂安毛際可撰

梅莊文集

蕭山張遠邇可著

目錄

易經本義發明序

詩經晰疑序

昭明文選會箋序

杜詩會粹序

李太白詩箋序

八大家選分類序

北曲司南序

詩韻存古序

浣廬詩鈔序

浣廬文集序

醒園詩序

栝蒼集序

來氏族譜序

包氏族譜序

宗社序

清河三尹序

菟青集序

五雲唱和序

梅莊集自序

湘湖李公堤碑記

濟美碑記

鼎湖辯

脩東嶽廟引

堦禪師引

灌園說

誰莊說

題種瓜圖

題單隱居卷後

敬一錄箋啓

月課啓

鄭石蓼行畧

吳肇殷傳

祭胡司寇

祭李都閫

任公誄

通政周君暨淑人施氏墓誌銘

沈宐人行狀

挽沈宐人

徐石攻詩序

柯亭陳子序

蔣梅中詩序

毛則西稿序

沈太君壽序

王晉臨摹法書序

梅莊文集

蕭山張遠邇可著

易經本義發明序

未畫之先易存乎天既畫之後易存乎人存乎天者
理也存乎人者理而兼數也言數不言理其體不立
言理不言數其用不行漢儒專言理而不及於數晉
人好清言而理與數兼亡宋興諸儒輩出伊川程子
倡明經學亦且言理而遺數不有朱子易何以明間
嘗取其本義而讀之有天道焉有人道焉天道者易
之本然也人道者易之當然也如乾之一卦元亨利

貞文言分爲四德天道之本然也本義云占者得此
大亨而利於正人事之當然也文王本爲占者發夫
子則推出天地間大道理耳若必盡作四德解而以
本義爲非則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及屯隨臨无妄革
皆云元亨利貞又何以稱焉卽乾而論凡六十四卦
三百八十四爻皆可類推矣有明取士兼用傳義其
後專以本義爲宗大全一書精且備矣嗣後輔而翼
之者有若蒙引存疑通典折衷等書易道大明學者
易曉由衷旨一出專以君道臣道言便於作文而易
道茲晦余每病之因是熟玩經文細繹本義參以大

全蒙引諸書集爲本義發明十卷凡一卦有一卦之
義一爻有一爻之義一卦之義則揭其旨於卦首一
爻之義則詳其說於爻下又大象小象彖傳文言十
翼各從其類而條析之總以發明本義爲歸其間旁
引諸書則書大全蒙引存疑云云間有一得則書愚
按二字以附於後未敢云上溯姬孔聊以闢衷旨之
謬耳傳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
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然則觀象玩占
正所以使人趨吉而避凶也倘不從本義而漫如衷
旨所云則象不必觀而占不必玩卽使觀焉玩焉而

其吉凶仍自茫然也何從而趨之避之哉吾之輯是書也欲人卽數以窮理盡其人而合天也作文之道亦不外是近復有矧爲異說者離經叛道肆行無忌是又出衷旨下也悲夫

詩經晰疑序

詩有六義焉曰風曰雅曰頌曰興曰比曰賦義詳小序不具贅風兼興比賦雅則賦之體居多興次之比又次之頌則純乎賦而無比獨有駉三章興也泮水八章賦而又興體格不可不辨也原本性情歸于溫柔敦厚多者數十言少者數言各自爲章章自爲轉其義可深長思也用韻多通轉旁叶初非四聲可例詠嘆淫泆務在審音若夫取材博而用物弘凡天地間一草一木一鳥一獸一事一物網羅畢具昧者失之不解爲何狀可慨也已近日講說專爲文字津梁

以至典實未諳段落倒置音韻乖刺余竊病之于是
取三百而咏之歌之繼取集註而紬之繹之多有未
得其義未諳其音者因取注疏大全嚴氏詩輯陸璣
草木疏等書而叅之考之間有一得怡然心解說約
一書亦稱善本惜未識古韻最後得世本古義考據
典核頗云費心然擇焉不精本旨反晦用是汰其煩
存其是集爲晰疑六卷及門諸子見而喜之曰蓋聞
詩之失愚愚也者昧其理流于固也先生此書字必
求其義句必求其韻章必求其旨段落轉接瞭若指
掌遵集註而闢小序有功後學非淺也盍刻之以公

世余曰家苦貧志焉未逮汝輩念及此可謂不負吾
所授廣而播之固所厚望也忽有一客見之曰嘻汝
何好拾朱子餘唾耶詩之小序傳自子夏子夏親受
于夫子今子遵集註而闢小序何其自外于聖賢且
詩之爲教本于無邪今若集註所云何其淫奔之多
也余曰昔人有言小序爲漢儒所作顧第不可考但
尋繹詩辭曲加默會覺小序所云齟齬不相入多可
疑集註所云理愜而心安多可信讀古人書將取其
信抑取其疑若取其信也則吾集是書非可稱朱子
功臣亦存其可信而已客笑而退索筆書之

昭明文選會箋序

嘗從事少陵集覃精研思不劬歲月憶其詩有曰熟
精文選理怵然心煩技憊矣或詰之曰文選註李善
爲善本五臣翼之典而核櫛而比下此蠅附者不數
焉豈其有遺隱與何煩爾目周章爾腕拮据爾思怫
鬱而寒暑不爽也余應之曰語不云乎尺有所短寸
有所長天虧西北地陷東南鍊石銜木存乎其人前
此有事於斯者掛一漏萬匪然則言重而詞複沈晦
而舛迕其道踳駁欲從末由且節者截也如四時焉
春徂夏秋徂冬分至有候也如五官焉耳司聰目司

明音采有間也邈矣今古卒鮮剗獲淪注章句窺見一斑終昧全豹此余所日夜抽思而不惜者也糾緝羣書錯綜參互謬者正缺者補略者詳重者削幽晦而難卒辨者翻覆而表暴匡其譌切其音明其古今通用聚精尤事於分節一字之義麗於句一句之義麗於節一節之義晰首尾離合峯夷濤涌內景外象曠若發矇位次先後較原不同非曰倍古實師其法也序云凡次文之體各以彙序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今倣其例而廣之就賦而論子虛上林二而一同條共貫也秋興綴歸田

情相埒也舞間於笙形不溷器也就詩而論四五言不與七言互短長異數也五言首蘇李次十九首溯其源先河後海也擬古贅於古步亦步趨亦趨遞相祖述也迎駕冠行旅重朝廷也不以釋奠先郊廟禮有加尊也不以答先贈先贈者順先答者逆也贈答比而次往來可質也挽歌厠哀傷哀樂異情也樂府不與古爲伍宮商殊響玄黃雜色也就表而論勸進賤也附於表尊寶位也薦與薦序辟賢路也讓與讓序謙尊而光也就書而論枚乘奏諫次鄒陽同規也江淹詣上建平次鄒陽訟寃也劉歆移書太常次尚

書序本經術也就論言之辨亾晉紀系過秦等鑒觀也五等諸侯系六代大封建也辨命系運命齊得喪也若夫贊三國名臣附功臣頌記功宗也若夫銘刻漏先石闕論年也若夫誄后先貴妃卑不敵尊也若夫碑不以頭陀筵人物旁門也至若吳質楊修賤也而附於書聖主得賢臣頌也而第封禪四子講德論也而繼典引於其不類而類之本天親上本地親下略其名舉其義此則改定之意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通變滋多不勝羅縷好學深思審知其故也曰是則然矣昭明夙穎也采溫集郁成一家書庸詎

抱殘守缺參子之末議曰選稱昭明其實高齋學士之所集成也夫銖銖而稱至石必差寸寸而度至丈必過一則專衆則紊積十人之力勦此一事固知其齟齬而不相合也僕卽不敢矜才肆智詡然一得積塵趨岳安知其不增高也曰是舉也將以賈名抑求至於古之作者曰名者實之賓亾實盜名天地之委刑也且受性夤鄙擬迹投足祇益取羞古人有言一物不知引爲已耻探賸索隱聊以去吾蔽也雖然揚雄淺人也尚曰雕蟲小技壯夫不爲吾寧以此自域固將探周孔之奧上溯羲文大易原始輯有成書儻

取精於糟粕庶不至吾言爲河漢也昔人有獻芹者
蜚於口慘於腹區區之意亦已至矣家貧未獲錢質
好古博雅君子庶見采錄無隱也

杜詩會粹序

磁石引針陽燧取火物固有異而合者其性近也立
身千載下取古人咏歌焉紬繹焉當日不能名言夙
隱恍若遇諸肝膈間夫亦嗜之者深神相告爾憶髮
未燥時先君子嘗以少陵詩集相示曰此風雅之宗
光燄萬丈讀之可以暢性靈廣聞見斥浮葩而豎風
骨旣卒業窅而深典而博茫無畔岸兼以舉子業棄
去所不飽蠹腹者僅爾乙卯秋風烟四起鍵戶却掃
除經史詞賦外凡諸子百家稗官野乘覆瓿片紙罔
不旁搜弘覽而少陵固已收拾無餘始信古人所云

無一字無來歷非虛語也櫛比之下得其概矣未得其神研精久之迺悟其所居何地所際何時所歷何職悲憤笑樂皆有所爲而作沉思涵泳見有絢爛者見有平淡者見有雄壯者見有超曠者見有奔放者見有謹嚴者見有沉鬱頓挫者語其格則有偷春者有進退者有轆轤者有流水者有間字者有倒裝者有雙承者有疊句者有扇對者有各自爲對者有首尾相應如古文體者無蜂腰無鶴膝無懸脚無平頭無勦說無雷同千變萬化不可紀極如造物生人閱古歷今窮山際海終無一人相似真奇絕也遂爾分

章別句總之則陳其大意析之則抉其字義當日情緒躍然紙上若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無格格不可解因嘆前此註者或拾其糠粃或得其片鱗或任意牽合或僞語假托九京可作必當俛首含冤集中雍夷盡力寢食出處動必相隨性之所近永矢弗諼爾辛酉冬同居失火僅奉先君子遺像及是集以出人曰將此何爲余應之曰得此足矣外則長物也癸亥京邸歸取次淮右觸石舟裂載沉載浮所不浸者數板投置鄰舟幸免蛟龍之窟嗟乎水火屢經是集依然無恙豈天假之緣耶毋亦少陵有神欲出漆室而見

白目也集成名曰會粹蓋取兼綜諸書之義其原則
本爾雅序云爾

太白集序

昔人有言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余業有杜詩會
粹之刻烏可于太白之集而忽諸五雲無事日與彭
浣廬縱談古今較核詩文其嗜李杜與余等一日出
其手錄李集示余日間有評釋管見也子盍爲廣之
余因哀輯羣書爲之註前此太白有集除樂府歌行
外贈與贈類寄與寄類別與別類以及送也酬也答
也遊宴也登覽也行役也懷思也感遇也寫懷也閨
情也哀傷也紀閒適也題詠詠物雜詠也各別爲一
類不著歲月不詳都邑不分段落不考作者情事使

讀之者左顧右盼茫無依據間或撫其典故未獲指歸余變其畧樂府古風仍以類從略分次第餘則一以所居之地爲準所居之地如楚蜀長安燕趙幽邠金陵齊魯等類地不一地時不一時或暫遊或久寓或被名或放黜或當流竄赦還詳附章末令讀者可得梗概至于段落清晰瞭若指掌未敢云太白功臣聊自攄其一得集成忽夢太白告余曰子千古知己也往者族叔陽冰宰縉邑余從天台越蒼嶺而問焉山川靈異勝地也余之遊跡多矣子宦此與余相後先精氣感名莫謂古今殊也余詩賦之作晦而不明

者千載于茲今得子而顯余之幸也抑更可異者蜀道難世以爲余見賀監獻此詩賀監亟稱之曰子謫仙人也薦于朝備供奉子獨以爲爲玄宗幸蜀而作白頭吟世以爲爲文君詠子獨以爲爲王皇后見廢而作遠別離世以爲爲泛詠子獨以爲爲遷玉真公主于歸州而作他若此種不勝羅縷皆余當日欲吐而不卽吐者子何知之深也然余竊有憾余高臥廬山甘心肥遁永王璘迫脅辟府僚遭困躓非吾志也子以爲上雲樂作以獻永王然則余之流夜郎固其宜與余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君此作語隱而意顯觀夫

中國有七聖半路頽洪荒非指玄宗播遷而何赤眉
立盆子白水興漢光非指永王中興而何白曰然固
余之罪也然子解余詩復翹余之過竊爲有道所不
取余曰千古詩文固索解人不得解之當余又何責
焉相顧而笑遽然而退不覺東方之白矣索筆書概
著之篇端

八大家選分類序

古文自左國國策史漢以及六朝其體備矣或書或
序或傳或紀或對問或論或辯或碑銘或哀誄大都
平序爲多不作提掇照應間亦有之可數而知也至
唐宋八大家而一變其體純以提掇照應爲工分之
則八人合之如出一人手雖然其言人人殊固自有
辨韓之文以神勝柳之文以骨勝歐之文以情勝三
蘇之文以氣勝曾之文以法勝王之文以意勝專此
數體擅絕千古縉雲先輩多古學凌夷以至今日視
古學爲畏途余欲諸生返其始且少抒一得不負司

教於茲土爰取大家之文擇其言之尤雅馴者手錄一編而加評釋焉首講意次格次段落又次提掇照應或詳或畧見者自審其編次則爲書爲序爲傳爲記爲論爲狀爲辯爲解爲對問爲雜說爲碑銘爲哀誄爲弔祭種種不一各以類從是何也蓋書者舒也舒布其意義取於條暢序者緒也立言有緒義取於倫次傳者轉也轉注其人賢否畢露義取於覈實記者紀也紀時事也義取於確核論者綸也彌綸羣言研精一理與議與辯其體相類義取於裁斷狀者狀其人狀其事也義取于刻畫解者解也語在此意在

彼義取于斬截對問之體始于宋玉嗣後爲解嘲爲賓戲原同流異義取于詼諧雜說者不一也遣詞命意不拘一格義取于托比碑者被也被之金石使可永久義取于謹嚴銘者名也存其名志不朽也義取于闡揚誄者累也累其德行義取于肅括哀者依也悲從心來以辭遣意義取于情深若弔若祭要皆精意乎感義取于悲悼諸體體旣不一難可龐亂余區而分之使知作書作序作傳之體宜如是以類推之庶幾書不混序序不混傳傳不混記覽者作者可以得所指歸錄成質之彭浣廬浣廬見而喜之曰余嚮

者孰此大家也幾忘寢食其立意立格段落照應幾
經焦心勞思而後得之蓋病其難也今得此怡然解
渙然釋矣何子心之細而用功之勤有如此然余尚
有補子之所未備者盍併錄以示諸生焉余亟登之
而竊心喜曰是余之幸也亦縉雲諸生之幸也倘公
之海內又不獨余與縉雲諸生之幸矣誌之篇端未
識吾言有當否

北曲司南序

曲者古詩之流也三百後變爲騷爲賦爲樂府爲歌
行爲古爲近體爲詞爲北曲爲南曲體制不同及夫
諧聲按律彼此一轍騷賦諸體不一而曲則有譜曲
不按譜譬彼問津却舟求濟其道無由間閱嘯餘北
譜句舛音乖躋駁實甚徧索元劇相校核見其變原
本逗破句混襯字失通韻龐亂紛拏不勝覩縷緣是
不憚勞苦叅訂異同定爲譜語其大畧有格律一定
者有字句不拘者有一調異名者有調同音異者有
音調合一彼此兼收者詳載譜中可考而知也旣卒

業命歌者按其拍爲之歌黃鍾美哉音龐乎厚矣歌
宮端重而不佻歌正宮雄之甚歌仙呂其聲疎越而
清新歌中呂抗如隊如何其鬱以紆也歌南呂慨兮
慷一似重有憂者歌雙調健而捷裊而激有幽并之
遺風焉歌商怨矣而不怒歌越婉而曲冷然善也歌
大呂其爲聲也蘊藉而多風此其大較也少選爲之
歌道宮飄以忽往而復仙乎仙乎歌小石嫵以媚歌
般涉軋者扎蘧然奮矣歌歇指擘以緩鏗然有餘音
歌高平愴乎悲有遺憾歌角鳴鳴然喔喔然吾不忍
聞此聲也歌者越席而起若此者有正宮有正調有
移宮有換羽有變商變角變徵請事斯譜是在知音
若夫南北逕庭相去萬里南譜之訂埃諸異日

詩韵存古序

自虞廷賡歌而後詩於是乎興而騷而賦而詞繼之
總以韻爲歸詩之韵與諸體不同騷之韵多用叶賦
之韵多用險詞之韵多用眼前鄙俗語且入聲分入
平上去三韵而詩韵獨取穩而雅試取漢魏六朝三
唐之詩考之其間布格變幻立意閒遠措詞俊拔各
各不同及到落韵有一字不出妥帖否唯韓昌黎用
怪韵輒爲詩人所訕笑古詩有叶自沈約作四聲通
轉則有之竝無叶韵然而通轉亦有一定不可借資
他韵坊刻未諳此道有不通而反云通者有本通而

反云獨用者至于十二文韻中自葭字以下二十字
本屬真韻不知起自何人刻自何日沿流到今貽悞
不淺往與毛西河參酌同異刻有古今通韻歷舉其
概尚失之煩五雲署中寂寞無事因取唐韻及唐各
大家之詩而訂之明其相通者別其不通者其相通
者連類而聚其不通者更端而定連類而聚取其可
以作古詩作騷作賦作詞并可以驗古人之詩賦騷
詞更端而定明其出此卽非也一東止載東韻二冬
止載冬韻不言一東二冬者其次第與前較異也東
冬江陽庚青蒸之類聚於一所而仍限以東韻冬韻
云云者明其爲五律七律排律止用一韻不用旁韻
也至于落韻險僻字義隘窄一概芟却下筆時隨字
可用不煩選擇間有一二難字要必原本所出連綴
上文附註其下舉而用之仍歸大雅若乃別風淮雨
魚魯陰陶參訂錯訛不遺餘力聊以自鏡且少助世
之作詩者

浣廬詩鈔序

縉雲距蕭七百里僻處山中舟楫不能到往覽仙都志稱其山川靈異仙巖雲嶠愈入愈深心竊慕之病未能也甲戌秋余捧五雲檄客有告余曰縉巖邑也地瘠而民貧兵燹後澤宮鞠爲茂草汝此行也憊已甚獨爲汝幸者邑宰彭浣廬英年好學善詩文凡所述作力以古人自命每嘆曲高和寡索一知己而不可得得汝以爲之唱和投若針芥喜可知已冬之季釋奠畢卽晉謁手執拙刻蕉園集及鄙註杜詩會粹請正茗未輟輒擊節嘆賞不置因出所作宛在亭歌

孤松篇等詩相指示余爲之心折嗣是往來酬酢凡
風晨月夕對酒問花必有作作則彼此必相契積歲
餘稍稍成帙刻有五雲唱和篇問海內浣廬復出唱
和所未及及平日遊荆遊蜀遊豫章興會所集發爲
咏歌者付剗劂屬余序余思詩之爲道自三百及古
樂府後古體必以漢魏晉爲準則近體則規矧三唐
竊見世之作詩者囊腹空疎競以劍南集爲秘本否
則祖述濟南派艷麗浮夸真氣汨沒二者交譏浣廬
識超筆老好作古體命意命格命詞都從樂府漢魏
晉諸詩中流出間有近體則駸駸乎步武三唐矣由
其天分英絕識力過人加以宰縉數年山川靈異之
氣直以一人收之宜其句必驚人也僕雖謏陋僻性
嗜古日對名作如入深岩邃壑變幻莫測逐步仙蹤
未識浣廬許我不

澆廬文集序

古文何昉乎昉於左氏傳及國語國策浸淫史漢濫觴于六朝至唐宋八大家其變極矣然各出機杼自成一家言求其兼備蓋其難也今得之澆廬澆廬天性倜儻癖嗜古好爲文弱冠隨尊公之蜀之楚之豫章宦蹟所歷必趨侍當其過鄱陽泛洞庭上巫峽山川奇異領畧殆盡又日與名師友相討論宜其文之靈變也昔司馬子長上會稽探禹穴少陵客夔州下荆襄文章詩賦變而愈上擬之澆廬正復相等歲癸酉宰五雲踰年余司訓是邑相得歡甚公暇把酒論

文直遡古人堂奧凡讀書懷古采風問俗登高望遠
觸于目感于心必有作作之之法有似左國者有似
史漢者有似六朝者大率近于八大家居多至其立
意遣辭不外扶名教植綱常者近是試言其概黜權
奸貽孤忠則有椒山先生序重報施刺客嗇則有漂
母銘功多而報薄則有范蠡文種說闢賢路善始而
不終則有蕭何論廣孝思重節烈則有何沈吳黃傳
懷古昔傲佻達則有凌霄塔記矢勁節遺世而獨全
其天則有陳子寫照啞僧跋他若此種難可更僕數
一篇之作必勑一意一意未盡必進數解逕路絕烟

雲通何其筆有化工也美哉技至此乎雖然文章一
道如登山然動而益高不可紀極浣廬年甫壯所造
卽如是則異日之凌絕嶺俯視皆若培塿者又當何
如也余鬱鬱窮年不能起唐宋大家與之共朝夕較
短長今得浣廬之文而讀之大家具在可以不孤則
余之訓此窮壤不幸也而滋幸矣心有同然未識吾
言有當否

醒園詩序

讀晉書羊祜傳喜其輕裘緩帶綽有儒將風及覽讓
開府表欵至婉曲筆墨一何好也恨不生其世與之
上下千古何圖今日復見斯人燕山高正方幼習制
舉業出其餘技工騎射督學使者至大較閱童子操
矢而前多不中正方戲奪其弓射之九發而九中的
學使喜置名弟子員其父且未之知也嗣是鄉會兩
試輒聯雋初在守吉陽秩滿遷栢蒼守府栢自兵燹
後營寨餘瓦礫正方至次第繕緝頓改舊觀又闢其
西之隙地爲園鑿方池構茅亭蒔花種竹歌咏其中

名之曰醒園余自甲戌冬任縉雲正月赴府謁上官雅慕其名趨拜之辱倒屣一見如故語及詩彼此相許可後往府必會晤晤必飲飲必極歡乃罷去臘正方以事到省過縉雲飲彭浣廬署咏數詩余爲之極口今二月余到府正方具酒命酌余以他事不得赴明日復整以速余酒酣因出醒園詩集指示曰子善詩兼知我可否當爲我言之毋隱且乞一言爲余序余手其集詰之曰醒者因醉而得名子素不善飲未知醉焉知醒正方曰余辱守一官每苦披堅執銳冒矢石蒙霜露幸賴聖天子威靈山陬無事得安枕高臥忽爾夢華胥心甚樂之醒而知其爲幻也故以名吾園因以名吾集余戲之曰子則醒矣而吾仍夢也而吾仍醉也奈之何相笑而別越數日正方另錄一集郵致余附書諄諄若前語余披覽再四見其立格高托興遠用古化遣調新觸目多作驚人句若乃欸至而婉曲雖叔子無以過之然則謂古今人不相及者徒虛語也

栝蒼集序

吾之族散處於海內有稱清河者有稱曲江者其本一也家淮南世居龍門尊人羅南以文行著貢京師令蜀之威陽工詩歌著有森園集淮南世其業凡喜怒窮窘愉佚鬱積必寓之于詩名其集曰後森園不忌本也挾策遊太學循例授栝之麗水丞栝祖壤也况自兵燹後官舍蕪穢僦民屋以居訟簡庭閒日以歌咏爲事余赴五雲任到府過其居序地殊方也序族一本也序齒吾年加長也因呼我爲兄而以弟視淮南劇談命酒飲飲酣出森園集及後森園集指示

余余讀之蒼涼踔厲古茂典碩一作一述不愧名父子私幸曲江而後復有傳詩吾族之光也嗣後往府必邀余一日必至三四過問無恙外不及他事唯問近日作詩幾何余曰某日作某詩某日作某詩淮南之言與余合吏持文書至蹙頰似有不得志所作詩歌微傷憤激昔崔斯立丞藍田對樹兩松哦咏其下有問者輒對曰方有公事子姑去擬之淮南毋乃近是余嘗謂之曰以子之才鬱鬱不得志其憤激也固宜然詩三百篇無論正風正雅其音和以平卽勞人思婦之作反覆吟咏亦皆怨不怒哀不傷故曰溫柔

敦厚詩教也余寂處五雲與爾宦况正復伯仲然余詩之作不敢激不敢亢激則憤亢則矜不憤不矜斯爲得之淮南以爲然嗣後有作必更調春之暮淮南奉職貢上京都刻其近作將以質之名公卿吾知名公卿交口而贊者必曰觀其詩可以知其人矣名之曰栝蒼集者詩之作作于栝蒼誌其地且別于森園云爾

來氏族譜序

譜者何系親也親矣烏容系曰其本同其末異末異則生生不已親者日以疎譜者所由系於親之府也自一世以至百世毋容畧自有服以至無服毋容紊上治祖宗下治子孫旁治昆弟一舉而數善備焉矣來氏族譜相傳最久歷年多詳始而畧後裔孫某重葺之乞余序余覽之見來氏之多人物也始祖某卜居冠山麓山水神秀寢昌以熾焉於樂辟雍者俊士也升之司徒者選士也升之司馬者進士也爵於朝者宰輔也飲於鄉者黃耆也表於閭者節孝也煒哉

盛矣其序譜之法書某世著代也書名臨文不諱也書字示冠也書行序長幼也書爵貴貴也書諡易名也書生書月日紀年也書娶重人道也書葬某地取其過墓而思也無凌雜無漏遺觸目而本末該焉親之誼庶有豸乎吾竊嘆某之克紹其先而待後於無窮也

包氏族譜序

聚天下之巍者峻者坦者夷者均者凸者聳而爲嶽
墀而爲阜者皆山也而崑崙爲之祖人之有祖猶山
之有崑崙也包氏之祖其先不可考或曰始于庖犧
氏包與庖聲相近去广存包省文也見易繫又按左
氏傳吳伐楚入郢申包胥如秦乞師哭七日秦人爲
之賦無衣其後以字爲氏遂稱包著爲安陸巨姓黃
巢亂有遷廬之合肥者孝肅公其裔也立朝大節彪
炳千古其相繼而起者麟麟炳炳詳載家乘中不具
述元時諱正孫者任台州教授流寓山陰生榮祖擢

省元贅居蕭山張氏卽以蕭爲家蕭山包氏所自始
傳松賢知福寧子五曰大本曰大全曰大用曰大同
曰大中兩登進士一舉孝廉兩舉明經一時有五桂
之目因題其軒曰棣萼昭其和也當日同遊諸公時
則有若青田劉伯溫浦江宋景濂義烏王子充輩皆
作傳記相贈遺揚扨篇章令人輒作五君想自明迄
今文人代有他若崔王朱孫等節義亦復不少某某
其系也與余久作忘年交因以族譜托予序并出家
乘所載以相示余反覆申覽儼然見其先人焉覽包
胥世系則見其忠覽待制奏議家訓則見其忠且孝
覽棣萼銘贊記跋則見其和覽崔王朱孫諸傳則見
其節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于包氏族譜不無
嚮往云

宗社序

文者載道之器昔人以此驗學問今人以此博功名
功名學問兩相倚也語不云乎文入妙來無過熟使
朝而誦夕而訂經月而不成一藝吾未見其工也易
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若乃家自爲學人自爲
師疑無質唱無和尠聞寡見求進無由文之有待於
社也明甚世之爲社者吾慨焉談聲氣者以虛名相
標榜附炎熱者以門第相推許賞鑒失真因人褒刺
不曰某也見售于主司其文工則曰某也見斥于月
旦其文拙經傳之離合文體之正變字句之當否概

置勿問又其甚者哄堂聚飲伐異黨同當面輸心背
後指摘文社至此尚忍言哉懲斯弊者莫善于宗社
宗有大小原其始一本也譬諸花木本之撥者其末
瘁柢之固者其枝繁千條萬派枯菀相通同宗之誼
亦若是也宗社蓋可忽乎哉誼篤親親畧去忌諱失
之晦者可以示之顯怪者可以示之正疎者可以示
之密枯者可以示之腴鄙與拘者可以示之雅與縱
而况以敦族誼大順也以廣教思師資也以絕黨錮
遠害也一事而數善備焉者其宗社之謂乎吾宗夙
稱義門語曰朋友以義合斯社之舉宗黨也而兼朋

友矣在昔文正范公立義學置義田開義倉先宗族
而及黨里范公卽不可及心范公之心則幾矣行之
歲月學業醇事功立立身揚名祖考不與有榮施乎
哉若夫入廟而思敬擗管時實覺祖考臨之在上卽
以之展孝思亦可也

會文在
家廟中

清河三尹序

官不論崇卑有功則可大可大則可久吾於清河三尹見之三尹之職所司不同其在清河者主治河治之倍難於他邑天下之水北莫大于河南莫大于淮縱之則飛濤震撼變徙莫定壅之則蓄憤積怒潰敗而不可收拾自古治之無奇策然猶河自河淮自淮其勢分也勢分則流殺治之雖難而較易獨至清河而河與淮合復且漕河介其間自河輸漕自漕輸淮合三水而畢滙于茲上流難于歸下流難于洩一與民爭地一與國病漕朝廷重其事總河之任慎簡其

人復有道臣有府丞以佐理之有縣令有簿領以分
任之庶使河不病淮淮不病漕也職之尊者統其合
專其責于縣令令又兵刑錢穀之不暇專其責于簿
領非練之熟心之篤力之強不足以濟事馬君從事
于此二十年歷歲久甫授是職旱乾水溢準其時高
下緩急相其勢竹木土石繕其備和易近人人樂爲
之用昔之湍悍者今且安瀾矣舳艫相接輪輓京師
不特功于河而且功于漕雖報成課最責有攸歸惡
可於君而少之自昔先王疆理天下唯水利爲尤重
故有障大澤鑿大渠勤其事而受封國者朝廷加意
河漕南巡省視核其實錄其功尾君名于後卽以此
爲進身之階可也余自京師歸舟次淮右道左歡呼
僉曰馬君馬君何以得此于民哉他日倘作河渠志
必當書其名以志不朽非特官稱一職功效一時已
也

菀青集序

文章詩賦體不一亦數變變而愈上蓋信前賢讓後
 生也吾邑先輩作者代起然皆散見他集刻無全本
 我清鼎建雅重詩文風會翕然遠邇響應丙辰舉宏
 詞科用詩賦考殿最邑檢討毛君預是選一時文人
 競起趨古學山堂嘗謂余曰人才難會合尤難今天
 子以詩賦取天下士吾輩當爭自濯磨効一得于是
 集同人相唱和時則有若毛子季蓮吳子應辰余得
 預其列稱四友花朝月夕登山臨水折柳采蘭必有
 作作不一體或序或傳或記或賦或詩山堂必先出

余一見卽少有快意輒藏其稿蓋其天性穎拔動合
古人文宗漢魏賦追賈董詩則綜八代而擬三唐有
目共賞寧待余言抑余竊有感聚散時也升沉數也
丁巳季蓮舉于鄉上燕臺幕藩府丁卯應辰以恩拔
貢北雍典教習今秋山堂復告捷傲裝北上之三人
者聚首京師式歌且詔獨余蕭然一室無有過而相
問者其謂之何他日颺言拜手出平昔著作一獻其
長聖天子必當播樂章付史館嘉此昌言得毋謂邑
里中尚有唱和其人耶

五雲唱和篇序

蓋聞虎嘯而風生霜清而鐘應氣之所感金石可通
分之所投風雨無間劍雌雄其必合水大小而同歸
而况明良喜起賡歌肇始於都俞絲竹清商贈答沿
流於蘇李有唱有和斯亦風人之義也五雲令彭某
從龍世胄倚馬雄才一目而五行竝下應奉本是前
身八叉而五韻卽成庭筠未云專美牛刀新發礪間
神游餘地鳧舄遙飛殿上志遂雲霄政不勞而事理
最已課而化成聽事之暇發爲咏歌以雅以南宅心
必歸於忠愛不寒不瘦措語悉本於和平秀擷六朝

之腴格擅三唐之勝嬉笑怒罵皆入新篇花鳥山川
總供麗句洵風雅之芳規而詞人之令則僕本鄙人
謬陪末席淒涼冷暑止存子敬一種枯澁愁腸敢謂
鄭虔三絕但與觀羣怨會奉教於宣尼而敦厚溫柔
亦留心於經解間有述作已質方家值茲律呂洪宣
竊效噲吟細響雖陽春白雪元寡和於巴人而蚓唱
蛙吟亦自暢其天性大叩大鳴小叩小鳴作者既在
於前鼓宮宮動鼓角角動和者竊附於後興會所至
留物色于僊都采掇成篇試就正於大雅

梅莊詩集自序

梅莊何以名吾蕭勝有八其一曰村西梅雨余莊十
於是因號爲梅莊矮屋數椽朝於斯夕於斯歌咏於
斯積漸盈帙刻爲集或詰之曰子之集號梅莊吾觀
其中間有京都作及遊跡所及之齊之魯之金陵所
在多有概之以梅莊未當也余曰古之人名其集或
以地或以官或以年月或以別號稱若子所云是九
齡之詩必作於曲江少陵之詩必作於工部許渾之
詩必作于丁卯其他玉川樊川之類無論矣無乃拘
甚又曰子之詩不摹古不趨今匠心獨用自成一家

言余心竊好之偏見也世之論詩者則不然劍南濟南揚鑣爭道是集一出議者蠡起將以沽名竊爲作者所訕笑余曰名豈可沽聊以得師耳古之人必有師師也者不必耳提面命告語一堂卽得一字亦可名爲師吾持是集而往焉見有謂余落落自異者見有謂余寒而瘦者見有謂余枯而澁者見有謂余一意奔放不拘繩格者見有謂余崛彊鴛傲不爲巧言媚句以希人世者取彼所言返而自驗吾師乎吾師乎其爲取益不旣多乎余從事於斯約有四十載自樂府及漢魏以下莫不搜羅鑽覈發爲咏歌自矜一得今而始知其非也河伯不見海若非不欣然自喜及一見之始迺望洋而興嘆也吾今者將見海若矣昔司馬子長作史記終之以自序吾亦自序云云蓋竊附太史公之義且以明意所欲言非他人所能道也

湘湖李公堤碑記

不果行

邑西偏去郭二里許曰湘湖周八十里三面皆阻山
唯西南江水之所偏處也捍以塘東北隅水窮山盡
亦築塘瀦水焉漑夏孝安養等鄉田一十四萬六千
八百有奇泄水之穴十有八首柳塘終黃家窰以時
蓄泄九鄉無旱乾之患先是湖未初時蕭固瘠土也
雨則澇旱則涸歉多豐少民奏艱食宋政和間文靖
楊公來知邑事眎崇化等鄉有高阜數千頃倚山可
障度地可圩建爲湖水得蓄而不溢旱得灌而不枯
遂成沃壤放水遲速不無異同紹興中邑丞趙善濟

相高低以分先後計毫釐以約多寡限尺寸以制放洩定爲成規號稱盡善立法雖嚴歲久易變明景泰中邑紳文靖魏公自有司寘侵佔者于法築臥羊坡抵湖中風浪舟楫安矣病涉如故後百餘年邑進士孫學思來斯行剏跨湖三善二橋往來稱便顧千頃之湖止此一二橋相距數里在道趨趨宜有後人相繼而起也西山柴嶺對峙至湖嶺東南鄉達西北之捷徑超而度可里許紆徐遷轉不知凡幾已已亢旱湖涸成蹊行者居者羣相告曰濡首濡尾淪胥久矣盍及此而徒枉乎且此役也荷爾畚負爾鍤不傷財

不害民毋亦勞者暫逸者久爲造物補其不足衆曰唯唯父率子兄勉弟卒瘁拮据功成不日方自爲得計釁從此起矣國有大事籲之官司官司許曰可則可不然公也隣于私今有事築堤不預鳴縣宰遽興役作宜澇湖村民振振有詞矣議毀議築紛紛訟理毀之者曰此堤一築水道濡緩澇湖爲東流之極勢不能朝發而夕至築之者曰堤與塘有辨塘者杜塞衆流也堤築而三架其橋以洩之庸詎淤阻焉邑令兩未之罪也第事屬剏舉或者未合先人遺則履霜堅冰至其漸不可不杜也上其事于郡守李公公卽

檄縣查勘果否有碍彼此置喙如初案未定值公赴省衆鄉民遮道跪訴內稱跨湖三善二橋前人兩有行之者公又下其詞于縣縣詳約畧如初公自省返衆復攀轅籲請公曰吾已執途之人而問矣僉曰築之便吾將達觀焉于是自西興由夏孝踰至湖嶺跨斜橋而抵堤斜橋者斜湧湖濱居民自築之以便往來者公至堤北顧湖口汪洋千頃南望跨湖烟水蒼茫問所謂臥羊坡者浸淫水澤矣顧見有十百父老從柴嶺而來魚貫雀躍僉曰今日幸見賢府君又見有負擔息肩步趨而前叩首曰吾儕小人西鄙之販

役也前此入城欲濟無梁自此堤之築道減半矣留則君之惠公毅然曰爲民上者利則行之弊則去之因時損益在愜其宜夫澇湖之民刺刺不休者恐妨水道耳獨不思跨湖橋以右水竇十有五橋以左水竇止有三今高築其堤廣開五道以洩之豈前之三竇總受一橋之所束今反不足于五乎况澇湖水道必經石家湫穿城而始達若湫口未濬是塞其咽喉也世未有咽喉塞而飲食能下者爲澇湖計當問湫口之濬與不濬不必問堤之築與不築也且東暘橋一壩爲澇湖放水之障此壩一潰注而東流不特澇

湖無勺水卽諸鄉均受其弊歷年坍決責成地總地總遁而他走不加增築何澇湖人膜外置之耶切膚之災較之築堤孰輕孰重者忽之輕者爭之亦見其惑矣于是檇縣准留其畧曰湘湖蓄水灌溉九鄉孫某等不告官司長堤擅築理應剗削但本府親臨踏勘見湖面周廣八十里諒此一線堤身無妨水路况里民繞湖而居不有津梁難免望洋第須擴其橋門再開兩洞濶開五流使水澇不致上流潰溢天旱不致下流枯涸云云遵此踴躍從事或搬土或運石埤高益下履道坦坦堤成橋亦隨之落成衆議定名

中曰李公橋橋因堤堤因公不忘本也次東曰平政橋蓋取諸蓋取平其政不必人人而濟也又東曰涵碧橋蓋曰碧波萬頃相涵濡也次西曰留清橋公之清合水之清從其類也又西曰廣濟橋明其所濟者廣也事竣僉謀立石以示永久吾思事有便於民而不卽舉上之責也政有利于民而不表章士大夫之責也公有德于民民戴公之德烏可以不記在昔會城聖明湖漑海寧縣田若干頃白公居易刺是州聚葑泥而成堤因名白公堤後數百年蘇公軾繼是職加延袤焉因曰蘇公堤至今以爲美談若夫郡城之

南衆水爭流非舟莫渡漢馬臻爲太守構橋通濟因
曰馬臻橋立祠其側禱祀不衰公今此舉得無千載
合符者與則謂之李公堤也固宜

齋盡瓊甃蓋瓊平其瓊不心人人而齋也又東曰
中曰李公齋齋因巽巽因公不忘本也突東曰平瓊

濟美碑記

皇上御極之三十五年文教誕敷武功遐暢德威宣
茂采衛肅清尚念浙省瀕處山海必得德才重望撫
此巖疆永登衽席特簡巡撫江南安徽等處大中丞
前處州府知府線公移撫兩浙是年四月處州府知
府今分巡溫處副憲劉公課最舉卓異者再有分巡
江西饒南九江道之命大中丞以公習知括郡風土
著有成績甌與括爲接壤特疏題留制曰可於是括
之士民謂二公先後同守吾郡今復一時作憲吾浙
復哉隆遇未易數覲相請勒石先是大中丞爲處州

知府時閩氛肆蠢屬邑崩裂公出入行間軍須無闕
大師進尅嘯聚盪掃事平公噢咻殘瘠曲加全活復
又請蠲糧贖難婦墾荒卹獄當務畢舉策功建節閩
中臨行郡民攀轅臥轍或歌或泣歌者賀公之遷泣
者惜公之去籲留不得因勒留恩碑于道左復且心
自竊計曰安得繼公而來者如公其人耶不數年洪
水泛濫蕩析民居流離餓殍相接于道又復私相追
慕曰公在此庶其活我今則何望值副憲公自台郡
司馬遷守栝郡台與栝地相接德聲旁溢耳所習聞
命甫下闔屬羣相慶慰曰線公去劉公來天作之合

吾屬之福也方視事仁風翔洽民慶更生蒞任九載
一興一革悉合中丞公之所爲若乃濬河葺堰建學
築城等類皆當日中丞公欲舉而勢未遑者一一行
之兩相印可中丞公下車日副憲公晉謁問曰土田
無恙否百姓無恙否自我之去十數載于茲得毋念
吾否副憲公曰土較瘠民之望公如望歲焉又問曰
學建否城築否河濬否通濟之堰葺否副憲公曰次
第舉行矣中丞公大喜曰昔聞蕭規曹隨貽美史冊
栝郡得君吾政爲之益光矣特疏請留蓋有數大事
尚欲商確而行也副憲公雖轄溫處兩郡駐節于溫

臨行郡民前導權呼牛酒塞路公一一撫而循之極歡乃去于是栝之士民謂二公起家于遼左也同昔日之爲刺史也同恩澤入人也同其遷憲府而去也同今復建節吾浙也同品秩雖分其潔白明亮又無不同豈非天固篤生之而復聚于一地也歟昔韓昌黎作河南府同官記五公勳業彪炳于古今吾郡得二公正復相類聖天子當宁而望必顧東南而喜曰得人如浙海外有截有率有承王國之楨錫宸翰而勒黼屏指顧間事矣

鼎湖辯

余至縉有以仙都志見貽者按圖覽勝不一其所再閱月與兒輩策馬問之其間若小蓬萊小赤壁五老峯等類歷歷奇幻更有所爲鼎湖峯者巖石也矗立溪中高千仞四面類削成上產五色蓮乘風鼓盪散落丘壑間故老相傳黃帝鑄鼎處唐李陽冰太書黃帝祠宇勒于石是說也余甚疑之按史記黃帝名軒轅與炎帝戰阪泉禽蚩尤于涿鹿披山開道未有寧居東至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及崩葬橋山又曰黃

帝登熊湘作咸池張樂於洞庭之野山海經曰大荒之內有軒轅臺射者不敢西向莊子曰廣成子居崆峒黃帝就而問道遂過襄城登具茨訪大隗余嘗讀其書考其地軒轅丘名以地爲氏在新鄭而秦之上却其丘亦以軒轅名阪泉卽阪山在上谷涿鹿山名在涿郡丸山一作凡在朱虛岱宗泰山也空桐在隴右別作崆峒字之訛也一在薊一在汝一在臨洮一在張掖雞頭在隴西或作雉頭熊熊耳在洛州湘湘山在岳陽葷粥卽熏粥鬼方地釜山山在媯州懷戎北橋山在陽周卽漢雕陰地附會者有二一上谷一

曲沃或曰橋或曰喬其在陽周者又或稱橋陵洞庭荆楚地大荒在暘谷襄城在洛陽具茨在新鄭山與崆峒接又按圖經及地志有曰軒轅氏與容成子煉丹於黃山黃山舊名黟山在新安又曰天下名山八其三在夷狄其五在中國皆黃帝所嘗遊首山其一也在洛陽又曰黃帝采首山之銅鑄鼎于荆號之曰荆山在閩鄉又曰黃帝訪風后于靈巖著有八陣圖在密縣又邾縣有鈞天臺黃帝問道廣成子聞鈞天之樂因以名又溫有神農澗黃帝采藥于此以杖畫地遂成澗其他或稱軒轅陵或稱軒轅臺或稱軒轅

廟曲阜其陵也君山其臺也子午谷其廟也若乃所稱鼎湖者在關中漢郊祀志黃帝鑄鼎荆山鼎成騎龍飛天小臣攀龍髯而上者七十二人由此言之黃帝足跡多矣獨未到栢蒼而鼎湖又載在關中今仙都之鼎湖胡爲而得名說者曰甌之羅陽有潭曰龍髯聞之父老黃帝乘龍上昇龍髯墜因以名其潭甌與仙都壤相接黃帝曾遊此理或然與又按陶弘景水仙賦層城瑤館縉雲瓊閣黃帝所以觴百神也今邑稱縉雲得毋黃帝所觴之所余曰嘻此好事者爲之也儒者之道在徵信而遊仙之說半屬荒唐淮南

王安謀反歿而曰仙去葛洪以壽終而曰屍解東方曼倩待詔金馬門而曰客星隱以訛益訛更僕難數此與鼎湖之說何以異且耳食之子好扳緣每見古來擅一名踞一勝必引而附之曰某吾地也某某吾地人也某某其跡也某山某水其所嘗遊也一人倡萬人和其惑也滋甚卽如江淹洛之考城人夢筆橋在吾邑其在山陰者亦名之西子暨陽浣紗村女也吾邑有苧蘿鄉鄉有西施山且祀之爲土穀西陵卽吾邑之西興錢武肅王忌陵字改曰興今西泠冒西陵就吾邑而論天下事大抵如斯矣然則吾之爲鼎

湖辨者蓋以軒轅所遊不一地所稱不一號所載不一書或從異或從同闕其疑可也不然循其名責其實庸詎知彼之所載盡屬可信仙都之所載盡屬可疑哉特是地以人傳顧其所處何如耳同一峴首而以羊祜傳同一首陽而以夷齊傳向使叔子未登夷齊不餓而歿其山湮沒而不彰矣然則仙都之鼎湖安知千百載後不更有人焉起而傳之而易其名者今必執是以爲軒轅之所遊是無異抱隙影而曰日在是也會心不遠應作是觀

附詩

行到丹峯勝景添解鞍席地坐相淹削成危石孤根

直衝破層霄一點尖聞說此間曾羽化只今何處覓龍髯隱真尚有遺蹤在我亦投閒欲此潛

脩東嶽廟引

邑之西五里曰蒙山南俯湘湖西瞰大江北眺海門地當孔道過客必憩而問焉嶺坦夷廣可數畝許中有廟巍然聳豁然敞蓋祀東嶽尊神云昔先王神道設教有事上下神祇非其鬼而祭謂之淫祀武后時狄公奏焚天下淫祠一千七百餘所而嶽廟獨存吾聞五嶽視三公則嶽之載于祀典明甚廟而祀之固其宜矣或曰諸侯祭其封內名山大川東嶽屬魯不屬越廟而祀非僭則誣余曰執此說者拘墟也按祭法有功于民則祀之能捍大患卹大災則祀之祀之

者何謂其爲民請命也已巳夏大旱禾盡稿禱于壇弗應沉牲于江弗應祖迎于龍湫弗應余謂邑宰曰嘗讀公羊傳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遍雨天下者唯泰山公曷于嶽廟禱之宰從請跣足長跼祝未畢大雨渥注禾乃登捍患卹災神功不爽廟而祀之誰曰不宜廟之始傳自青田劉公歲久而圯邑士大夫及父老謀葺之乞余一言爲領袖余思蕭邑當兵燹後文廟鞠爲茂草通邑樂輸次第修舉出其餘貲以崇正祀竊非續于神者比獨慮是舉也山有木工則度之範金埴土幾何族費煩矣可若何語曰千人之羣無絕梁萬人之聚無廢功蓋言獨成難衆舉易也視力輸將諒在同志抑吾竊有感崇廟宇修道路理橋梁勝事也何獨桑門挾之以爲緣又其甚者借題以資好事垂成而物敗之不可勝數然則膺斯責者是在得其人哉是在得其人哉

天竺階禪師六十引

南州開士法演三車西竺如來身依雙樹色相皆空
法門弘啓階師者理會三明心超萬有溪前淥水時
濯楊枝塢畔白雲閒尋栢子承趺習靜似遠公不渡
虎溪合掌觀心等維摩永棲雞足無壽者相反登仁
壽悟生公法自得長生芥子布滿三千花甲正當六
十頌曰天然粹質秀骨方瞳折葦渡海卓錫飛空脫
身火宅說法珠宮光披慧日領解宗風香燃雨上磬
出雲中栢枝吐秀蓮萼舒紅高蹤安在天竺前峯

灌園說

署之後隙地一畝餘兵燹後瓦礫高數尺其在土者亦如之荆棘塞途動輒却步命役芟其穢存者梅一株椿三株安若榴一株繕乃畚治乃鍤匝歲而始罷余日從事其中鏟高益下植之溉之因名爲灌園客有告余曰昔陳仲子却楚聘携妻子爲人灌園蓋隱者流也先生居講席日與羣弟子相晉接亦名爲灌園無乃不倫與余曰唯唯否否博士之職俸最薄弟子執贄而前者不足供朝夕甚有不相謀面者朝齏暮鹽甘苦自忍一蔬一菜以市道交者高索現價欲

求一日之緩而不可得穀熟啼飢菜熟啼饑僅悠悠蒼天曷其有極今吾闢是園也韭一畦菜幾稜四時雜種無常數而且間以萱與菊可以餐落英忘憂憤其爲利也多矣豈必藉是以鳴高哉卽據子以爲隱吾聞昔之人有吏隱者浩浩焉落落焉放懷天地不以爵祿介其心吾卽非其類然慕之久矣獨是人有代謝事有變遷一成一毀不可逆計則今日之荆棘瓦礫廓爲丘園安知百十年後此日之丘園不更變爲荆棘瓦礫哉以是謝客并告繼余而來者

誰莊說

爲汪子自岷作

天地一逆旅也四時代謝孰有孰無惟人亦然物我同指患在有身身固吾有庸詎知未生何寄生也何歸身且不自主環顧長物孰是爲吾有汪子以誰名莊何其曠曠也豈其善學莊周者與莊周者逍遙物外遊於無何有之鄉以入于寥天一汪子果能若是否苟能是是亦足矣雖然學莊周則必不學孔子不學孔子則吾道幾于息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在毋我

棲遲隴畝一蓑一笠殆非人情乎哉吾將杭一葦以
問之

題單隱居卷後

嘗讀高士真隱諸傳若巢許龐德公輩放情山水不
入州府竊慕其爲人惜嬰世網跡與心違傷矣近于
西村卜數椽闢廢畦鑿方沼數魚放犢送此殘年前
輩已有先我而得者隱居某望族也便便腹笥不以
青紫爲榮寄跡蕭然山下與余莊居相接壤一犁春
雨數稜晚菘暇則散帙呻吟不問塵外事知己二三
過必留留必醉無懷葛天不得而知自適其天而已
余嘗有試問籠頭日何如曳尾時之句隱居何其竊
有合也此真高人矣名公輩各有贈遺先大人亦與

其列裝潢成卷什而襲之一日裔孫某出示余余既
高隱居之爲人而復多後人之克世其傳也况先大
人手澤尚存得見高曾之矩耶爰識其尾而歸之

趙撫軍敬一錄箋啓

伏以河洛開先天運剖斯文之秘尼山啓後心傳溥
大道之公聞知而接見知應五百年間氣先覺以儆
後覺闡十六字微言文不喪天道豈墜地恭惟憲臺
趙老大人嶽降儒宗淵渟睿質克岐克嶷探二酉之
靈奇誠復誠通備三才之神化文章本于道德早掇
巍科經濟見諸事功尤敦實踐益魚臆草觸處皆合
天機霽月光風滿腔無非樂境與天地合其德與日
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深于易
乎爲造物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

開太平幾于化矣乃從簿書之暇復闡性命之微簡
朔望而坐臯比集生徒而揮麈尾曰敬曰一夙夜止
有問心希聖希天學問別無他法善雖微而必錄後
儒與先哲竝登言有大而非夸俗學與異端共闢苦
心覺世自爾萬物歸懷矢口成章誰謂千金可易某
樗櫟朽材侏儒末學雪深三尺廁門第而無從月落
萬川望羨墻而有待檄蒙講學猥廁鄉評慚謝再三
強污末席竊念道理初無兩岐夫婦共分一得不辭
鄙陋敬作註箋以管窺以蠡測拘墟方笑于夏虫或
索古或援今采摭企懷于附驥敢謂片言之合聊陳

一隙之愚伏冀泰山不辭土壤高而益高河海不擇
細流下而彌下采葑采菲邇言不廢夫蕩蕤或抑或
揚燭火附光于日月雖元公圖說及因朱陸而異同
但左氏浮夸必本宣尼而述作臨啓無任翹悚之至

月課啓

聖代育才薄海大同文之治辟雍造士師儒董振作
之權責有攸歸事先倡率枯蒼爲浙左名區縉邑尤
仙都勝地鼎湖峯峙欣聯玉筍奇觀賜谷洞開時帶
金蓮異彩地靈則人自傑才聚則文益昌或等繡虎
于陳思胸羅八斗或竝雕龍于劉勰書富五車或闡
理學于濂洛關閩揭微言而昭日月或騁雄才于歐
蘇韓柳挾顥氣而決江河本學夙所傾心于茲幸叨
司訓以文會友座上之席不虛唯德成隣戶外之履
常滿敬諏吉日希覲鴻篇吮珊瑚之筆落紙盡作雲

烟傾錦繡之囊滿楮無非珠玉甲者甲乙者乙聊陳
一得之愚正者正奇者奇誰謂千金可易欲策名于
廊廟先集益于宮墻若乃胸淹三畧手挽六鈞師尚
父之鷹揚魚璜再剖等將軍之猿臂虎石重開唯其
角藝程材揣摩預練夫平日斯能登壇樹幟功名博
取于他時至于文學諸君英年妙品舞象舞勺穎藻
勃發新硯式玉式金追琢自登大寶惠然同來心焉
翹切

鄭石蓼行畧後

石蓼先生諱惟颺姓鄭縉雲人也父賡唐弱冠舉孝
廉鴻才績學著有空齋遺集行于世仕至福寧道弟
載颺文章奇瑋與先生先後成進士一時有眉山之
比先生生而孝謹性穎悟鄙章句語發爲文章閎深
瓌麗勢若潮海癸卯舉於鄉庚戌捷南宮丁巳就選
授山東高唐縣以犯尊人諱辭之改簽得河南之長
葛葛孱邑也民積困流亾者衆先生下車多惠政稍
稍安集邑有子產祠歲久傾圯先生名其父老告之
曰非所稱古之遺愛者耶有其舉之莫或廢也今坐

此何以勸夫後之爲政者於是肅廟貌立豐碑民歌
之曰前有子產後有鄭公父兮寧母今古攸同尸而
祝之永世無窮居歲餘以外艱辭去民遮道不得前
服闋補雷陽海康縣海康僻處天南俗與中土異且
軍興絡驛經理孔艱先生至衆務畢張不事擊斷民
之愛戴一如長葛時觀察程公稱之曰胸具經綸善
辦盤錯未易才也具得上下心惜心力耗竭任二載
捐館民爲立祠歲時必致祭生平大畧蓋如此余與
先生同出豐潤谷夫子門讀先生與難弟首拔卷英
鋒穎特霍然有光繼讀鄉會二試卷恨先我著鞭不

得一面余老矣皓首一經司訓縉邑得過先生里門
先生又作地下客傷如何矣子若谷性醇謹工文章
與其弟若畋最友愛綽有祖父風居學左謂余頗知
古性坦率時時相往來追道先人軼事歷歷若前日
因廼過其廬覩其遺書拜其墓以慰夙志先生諒之
否

吳肇殷先生傳

肇殷先生諱人紀吳其姓也先世贅居於謝相稱爲謝氏先生生而英邁慷慨有大志常慕魯仲連其人鄉里有曲直得數言乃定好周急多至百十金輒焚券歲荒稜發粟數百石或分給或設粥率以爲常全活甚衆幼時與季讀書龕山有盜入其室婉辭曰吾有物在此任汝取之毋累吾弟也盜慚而退江上阻兵盡室走嶧縣守帥暴悍圍城劫縣令百姓驚竄得先生力解之廼安堵遠年十七備邑弟子員延至家課讀見五夜常篝燈心竊喜常語人曰吾壻有此才

且方正異日大器無疑也凡事有疑難必商確告之
可否必心許遇恚怒得遠一二語卽改容素不善飲
特爲遠設醴盡醉乃罷贅居十載終始如一日抵返
舍相贈不下千餘金遠初鬻數子皆天歿先生輒憐
之發浩嘆及生一女與先生次孫同歲月復聯姻常
曰詩稱尹姁村號朱陳吾孫得汝女得無媿美前人
耶益加厚年五十四邁胃腕疾預知不起命遠不得
離左右且日子視余猶父也恨不得長見子矣歌七
言一闕而逝絕不及他事先生作文有真氣惜以文
學終可慨已

祭胡司寇文

有經邦戡亂之畧然後可以見大受有威武不屈之
節然後可以見孤忠此人臣之極則今古之所宗何
求之曠世竟杳杳其靡從豈天故靳之以獨厚于我
公惟公弱冠登朝盛年秉鉞敷歷中外勳名粲列竹
不勝書政非一轍吾所仰企于公者尤在祀諸葛之
文與常山之舌方逆之煽亂漢中也豺虎邁患么麼
黨結草木聞腥天地流血壯者星奔懦者蹶躄公獨
拒守孤城矢志剪滅祀武侯于闕宮明鞠躬之大節
以忠義爲文章賊聞之而胆裂及夫鞠旅陳師旌旗

電掣深入賊壘懸軍勢絕車殆馬佚脊傷指折見豪
帥于旌門脅受降而不屈仗大義以執言賊赧顏而
齒切欲殺此而甘心畏民望今寘之縲繼冠南冠今
操土音水漿七日而弗啜斯時也白日照公而增慘
寒風吹公而壯熱有胆如斗有肝如鐵豈非身可殺
而志不可奪者乎旣而天威震懾盪掃無遺嘉爾忠
義慰爾靈書歷登憲府遂至司寇旣一月而四遷閱
六卿而三授各循職而稱能見生平之大受夫以公
之經濟旣如此公之孤忠復如彼固足上格天心俾
之仁壽特是寄必有歸終則復始公雖死而其精爽
常存若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某與公握手長安
讜論晨夕形跡兩忘素心相質誰謂中阻雲泥永隔
辱此凶問百端交集澗芷溪毛靈其是格

祭李都闖

挺嶽降之英靈應興朝之間氣盤根仙李早探柱下
遺編銅柱高標弘濟戎間偉績詩文爲甲冑統帥君
子三千禮義作干城携取圖書十萬隋陸無武絳灌
無文此其兼之祭遵投壺叔子緩帶庶其亞矣方其
投筆而起幾同王粲登樓及乎借箸而前實異郗生
入幕玉帳秘諸枕中雲高太甲寶劍得之地下星動
斗牛宴旣預於鷹揚闖自專夫虎旅駕樓船而出遊
魂假息威震七閩擊鏡鼓而還振旅班師風清五嶺
遂策功于紫府迺移鎮于青州桴鼓不鳴吠聲絕午

夜之犬塞垣無恙飛頭射秋日之鷗勳業爛然超遷
允茂杜當陽之武庫元奏凱于荊州諸葛君之陣圖
尚留蹤于渚下君其密邇彪炳後先黜軍容于青草
湖邊銷兵氣于黃茅瘴裏若乃置鄭莊之驛賓至如
歸指魯肅之困歲無虛日作賦而傷賈誼淚盡珠璣
投文以弔屈平聲出金石此固名將之風規而才人
之極則年雖及于古希志未酬夫裂土夫何庚子之
日遽來鵬鳥之鳴因而癸酉之年遂作白雞之夢悲
風吹總帳黃童白叟遠送漢江之濱苦雨濕銘旌綠
樹青山近掩越臺之左千載不晤重見何期某以骨

肉至情況復絲蘿有託聚首西泠時作玉山之倒浪
游南紀重憐范叔之寒時載酒而賦詩每聯床而共
話方冀或出或處幸白首而同歸誰謂一死一生倏
黃泉之永隔愴有餘憾意不盡言系曰依依楊柳兮
寒食生烟空山寂歷兮聲咽啼鵲叩惟我友兮永閉
九泉晤對何時兮飲恨吞酸湘蓴江芷兮匍匐告虔

任公誄

旄飛西蜀難招舊日之魂笛起東隣實下生平之淚
痛入於骨心發為聲任公者夙焉師仰實曰素交文
章道諡修於家而獻於廷經濟事功下為民而上為
德夙齡穎異蚤探環於樹中天性昭融不索李於道
左一目而五行竝下應奉本是前身四言而七步立
成曹植未云專美以掀天拔地之才杼入史出經之
學宜其一舉而魁全浙再舉而捷南宮若乃色養晨
昏情深岷岵河魚大上三冬聞道寢冰土銜生烟百
里常能負米見畫圖而必拜對風木而吞酸永錫爾

類則友因心荆花方茂原合本而分榮雁序高鶩每
聯行而竝宿同憂共喜絕少分甘至若敷歷宦途顯
有成績申江承乏唯端坐而驅雞吳水澄心必投錢
而飲馬非同廣漢之摘伏奸宄潛銷竊效白公之河
渠橫流無恙藝桑麻於百里樹桃李於一門杯酒而
釋兵譁減費以甦漕困有幹有年井邑奏神君之號
不隸不競臺司來能吏之稱薦剡登名御屏書姓爰
進列於中涓遂分曹於左掖青蒲伏地光繞龍鱗白
簡飛霜諾留鳳尾澤三韓之朽骨捐四郡之積逋弗
效相如封禪之書第草賈諡治安之策帝實優容公

名益震以敢言敢諫之忠膺選士造士之命類九方
之相馬空諸牝牡驪黃維三楚之多材括盡榷枿杞
梓荆山之璞弗使抱泣泥塗江漢之珠誰云暗投道
路旣而右遷廷尉遂爾內切哀矜有倫有要不蔽準
則於祥刑惟重惟輕胥占悉中於平典異延年之慘
酷等定國之無寃方謀省覲以歸寧忽邁內艱而返
里不懈不怠哀毀過甚於二連如見如聞形聲直接
夫三載服闋之暇肆志林泉家食之餘作盟魚鳥循
分自安於素位褒彈可任之他人門無雜賓客至止
談風月室有令子見時唯問詩書介此古稀錫爾

嘏謂百年其伊邇詎一蹶之可傷惟彼實沈來病君子
子嶰懸門而罔驗鵬集舍而增悲十月維朔曾一老
之不遺重見何期惜九泉之永閉叩巫陽而莫問倩
宋玉以難招敬託靈旗遂陳哀誄

詞缺

通政周君暨淑人合葬墓誌銘

代

康熙三十年十月日通政周君卒朝廷悼焉命禮部
請賜祭葬閱八月元配施淑人又以訃聞其年十一
月日合葬於某鄉之原先期令嗣某奉狀請誌及銘
曰先君之得交大人也閱三十五年鄉同舉宦同僚
居同邸知先君者莫大人若也去冬辱大人祭情深
語摯歿存慘激十日厝葬乞賜誌銘以光泉壤余曰
吾事也按狀公諱某字某號某其先出自道州元公
後一遷祥符再遷暨陽元季兵亂諱副孫者徙居蕭
之來蘇鄉蕭山周氏所自始越數傳成吾公贅居治

南徐氏因家焉成吾公早歿徐氏矢節撫孤部使旌
門者九子三人其仲則及泉公也及泉生辯我辯我
生自求自求公者公之父辯我公者公之王父也皆
因公貴累贈中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公生而穎
異敦孝友師事季父某伯兄某家庭肅穆學問富有
丁酉舉於鄉己亥成進士由庶常歷轉侍講辛酉丁
內艱服闋改授大理副遷僉都轉太常正晉通使爵
以序進績由位顯歷試諸艱循分自盡國史所詳無
煩更贅公性和而介識朗而堅居寵不矜居貧無怨
其與人交也溫恭剴切非分之干不少假以色分校

禮闈典武試所拔皆知名侍宴瀛臺寵眷優渥身居
風憲意氣自下常誠諸子曰一生惟有真實儉約四
字蓋至闔棺之日儲無旦夕殮無周身囊無十金產
無百畝素所操持已見其概讀公誄太傅王公曰信
心獨往不事安排撫浙大中丞張公曰樸實恬靜得
之天性少司農蔣公曰方易簣而奔視幾于殮無柎
而襚無衾少冢宰趙公曰有冲和之度人不得而翫
狎有廉靜之操人不見其矯激左遷問寺人以爲絀
而未嘗有抑鬱之意特簡僉憲人以爲喜而未嘗有
自得之容皆知公之深道公之真也淑人施氏與公

共甘苦居京邸朝會祭饗雞鳴櫛沐候公起及公司
執法退食暇必請曰今日全活幾何其隱惻與公等
舉子七皆親乳少公七歲卒之年七十有一可云兩
美必合白首同歸已銘曰生同榮兮死同穴南山之
陽蔭松柏千秋萬載安汝宅

沈宐人行狀

揚州府同知俞公灝字殷書仁和人也元配沈氏以
公貴封宐人舉止端方操井日以佐公得專舉子業
北畿告警徙南槎効躬耕宐人饋餉無缺禮公嘗曰
吾丁窮困與野老爲伍幸無荒厥業者內子之力也
際鼎革舉鄉試公中副榜傍觀嘆息宐人曰汝年未
及壯苟有志毋慮晚也慎勿効牛衣對泣耳辛卯公
登賢書戊戌成進士己亥除江南廣德州知州州治
廣訟獄繁多公退食宐人必問曰今日平反幾何無
則喜有則憂形于色其仁恕有如是者前州守不諳

治術胥吏多骫法百姓上訟者二十有八案巡方曰
吏敢爲奸民敢訟上者由州不屬府彈壓無人耳題
請廣德爲宛平郡事下巡撫議公備陳屬府不便十
餘事巡撫以爲然覆題旨可其議由是里無轉解民
無分派吏無餽送宐人曰爲政在得民情行一便民
之事不必民之我德而受德已多君此舉民之福也
是年五月海逆入犯江南姑熟宛陵諸郡悉陷徧廣
德百姓股栗僉謂城不可守守則吾族無噍類公厲
聲曰是何言吾誓與城共碎若等妻孥去將焉之語
聞宐人宐人力加勸勉曰此城朝廷所重寄夫子受

命守城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倘不測妾身自有當毋
以妾爲憂王師南下賊潰竄鄰郡被陷者率罹大法
而是州獨全非公之勇決及宐人激勵以成之不至
此庚子秋公分校江南試時尊公抱疾尚加飯忽大
漸宐人奉湯藥侍床第及卒括髮絞帶哀毀骨立附
身附棺禮法畢備公歸得慰萬一繫宐人是賴服闋
公補武定知州武定密邇京畿窩逃甚衆發則連坐
者十其倍公傷之宐人曰做朝廷官奉朝廷法律而
已百姓愚陷法網無開導者曷不大張條例反覆曉
諭之使百姓知所措于是令自首及爲捕役所獲者

取隣佑具結存案閱二載獲逃人一百四十餘無一家爲窩所累開釋無辜恩屬公宐人默相復不少乙巳歲禋朝廷發帑備賑飢者塞路公憂甚自顧囊橐蕭然無可奈宐人曰君無憂吾積君俸餘尚有二百鏹將以遺子孫榮君賜爲一家計何如爲萬姓計且萬姓蒙爾澤安知非子孫之福設厰煮糜全活千萬人前州守人命重囚多未決繫獄久瘐死纍纍宐人力請早結案公于是逐一勘驗情可矜法可疑脫去者十餘人率皆叩首出血曰數載沉寃不圖復見天日願世世爲公犬馬其頌宐人亦如之丁未公任揚

州府同知視事數月裁司李臺司廉知公斷獄明允凡大獄必委訊瀕行宐人曰臺憲以君廉而斷故煩君君此行無失入無留獄公曰吾意正若此言在耳敬不忘洪水泛溢高黍流民入府者不知凡幾道路餓殍屍骸委積宐人買地而葬之太守誌其所曰旅瘞阡太宐人患膈症宐人躬湯劑衣不解帶者數月疾革悲號搯血隣里慘激僉謂至誠至慤無有逾于宐人者丙辰公赴部候補及替宐人遺書曰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子邀再命榮先人維子若孫俸餘足以備饘粥不于此時作退計尚復何求公得書

憬然曰吾志也遂返棹丁巳特恩舉鄉試子廷樾預
有名宜人曰古人做秀才便以天下爲己任汝今甫
進身毋自詡當以古爲師殷書公歿宐人一慟幾絕
甦而呼其子曰吾與汝父白頭如新一旦棄我去吾
豈能獨存念汝子立暫作未亡人耳日夜哀悼困頓
自此始矣隣家失火四面皆灰燼獨宐人堂室無恙
焰旣熄聞啼號聲心甚慘疾遂篤亟命其子曰我勢
不可療年逾七十膺再命汝復克自立更何望今以
往益當做好人行好事不負清白吏子孫使子若孫
讀遺書紹前業言訖而逝宐人他事不具述述其克
相殷書公教子義方有如此庶俾後之作傳者知所
採擇焉

挽沈宐人

系重銀臺相惟玉質有文在手知爲命國之夫人積
德于躬貽厥承家之令嗣青陽乍轉頌獻椒花白雪
徐來句成柳絮杼聲與書聲共和鳳噉齊騫乙夜與
丙夜加勞雞鳴並戒夫君奏捷南宮宐人贊政東甸
忍澹泊而飯翳桑之餓鳩形倏爾更生請開釋而歸
寄棘之魂犴獄卒無痕死督枹鼓而海氛不犯城號
夫人買墓田而朽骨有歸阡同京兆夫君起遷司馬
宐人夙駕蕪城方展驥足于康莊分較麟經于鎖院
維公大父邁疾以賓天嗟爾宐人哀號而隕地以婦

道兼子道禮數曲致周詳由初喪而終喪毫髮曾無
遺憾夫君扶柩而歸里宐人舉案而加餐菜根滋味
不以貴後而頓移菽水懽心還因姑老而倍篤逾古
希之初度作天上之逍遙復也而剝寄必有歸在宐
人福履既已永綏則人世悲哀可以不設特某夙叨
世講復荷重姻寒風蕭瑟際朱鳳之高騫慘日曛隴
策玄駒而指路傷如何矣歌以挽之

辭缺

徐石攻詩序

徐石攻山陰人也長京師寄籍金陵之上元長九尺
腰大六圍飲斗酒豚一肩佐之了無醉飽色爲人爽
慨工詩歌間以餘力託于畫凡見一山一水一木一
石怪特詭異必形之于筆法兼董北苑吳仲圭而有
之充太學循例授栝之叅軍叅軍冷官也况自兵燹
後日益寥落不可狀吾昔以詩寄之曰蠻府仍居越
叅軍舊有髯戲之也傷之也石攻轉謂余曰吾自有
真樂叅軍豈足累吾耶彼其所謂樂詩與畫是已署
之西廳粉壁高丈餘掃筆爲大石嵌空玲瓏筆法奇

老卽起米顛而爲之亦不是過所作詩喜清真兼淡
遠蓋自寫其性靈不絺飾于字句也余至府必邀余
過則必命飲飲必醉醉則出其所爲詩索余品騭其
高下兼作序余勉應曰諾稿未就石攻以職事走京
都過余署問曰前言爲我序何爲至今不作也余曰
亟欲作之惜筆墨荒穢有玷汝集耳况汝此行也名
公鉅卿詎無爲汝作之者諒必曰蕭疎駘宕直作天
際真人想藉藉聲名詎不甚善奚待余之澁筆爲石
攻曰是不然人之好尚各各不同吾與汝雅相善往
見汝爲人作序多矣狀其人肖其品沉鬱頓宕不尚

浮夸吾索汝之序欲以光吾集也安藉他人之貌言
綺語掩抑吾真耶余曰然汝自有真吾且爲汝作一
寫生手因取其詩細繙閱歌一闕飲一甌一觴一咏
妙緒畢出昔人有言王摩詰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吾
于石攻亦云

柯亭陳子序

陳君與余未謀面知爲天下士面之未謀烏乎知于
吾友胡柟之言知之胡柟操月旦品隲人物不虛美
無遺善往在江右叅方伯蔣公記室閱二歲抵武林
再閱月歸里余詰之曰朝夕問奇風雨同席一旦棄
我去走二千里外閱人多矣近交幾何胡柟歷指某
某柯亭陳君尤傑出跡其生平任氣節重然諾挾不
韜才徧訪天下名山大川之齊之楚之趙之燕
遇一勝必留詠閩撫亟慕其爲人羅致帳下有平海
功預題敘朝廷以臺灣初靖必得文武兼備者控制

之時方伯公守汀州鷹是選瀕行購一練達者相翊
贊遂以陳君請至海南綱紀畢張島夷帖服此皆朝
廷威靈方伯公幹理所致後先疏附陳君預有力焉
務隙單衣匹馬尋訪故跡歷某里過一元子墓悲歌
憑弔聲淚俱下聞者感動方伯公臬江右陳君赴吏
部選以州判降授新淦丞甫奉檄丁內艱歸里方伯
公遷今職念海外交十數載同甘苦馳書走請遂爲
賓主如初在藩署不事紛更好論詩文過苛刻及讀
先生蕉園等集輒嘆賞不置恨相見晚亦大奇也胡
柵之言如此陳君與余生同郡相距不過數十里一

出一處未之值至廼文章氣誼投若針芥古人神交
無以過是余敬之慕之願一把臂其道無由閱數月
胡柵在武林復貽書于余曰陳君生平前者已悉茲
復有請者夏五朔五十日旦也同人書屏爲壽辭甚
峻力請其故抗聲曰我非辭若輩我夙慕查聲山書
法張蕉園文章竊欲集之長遺子姓非然是聲悅我
也聲山業已許可蕉園其謂之何余得書愧赧滋甚
聲山位木天筆法偁顏柳固一時之冠也若僕者碌
碌衡泌筆禿墨枯短長之效大畧可見胡乃以是請
雖然士詘于不知已而伸于知己陳君足跡遍天下

大人先生多與之遊不假他謀唯余是問得毋以余
任天真不好文飾文章氣諒有相証可者他日渡西
陵返柯亭吾當酌酒以問之

蔣梅中詩序

襄平蔣梅中浙藩集公先生第三子也先生臬江右
梅中方總角余友胡柟客署中朝夕論詩談古出余
所刻蕉園等集杜詩會粹請正一見擊節亟郵書導
歛神交千里可望不可卽先生藩兩浙定省有暇贈
遺問答無虛日辱贈詩譽言太過然一種清新逸宕
綽有凌雲氣甲戌冬余捧五雲檄辭別延至西齋談
論竟夕恂恂君子也見余昭明文選箋心甚悅之輒
嘆曰典核詳明段落了晰使見之者渙然冰解當付
剗劂公之世所費不過三百金易事耳獨惜家嚴身

處脂膏囊橐蕭然若寒素事與願違可奈何黯然神傷有爲人所莫解者相別一載契闊雲山歲乙亥刻有梅中詩存殷勤郵寄述前緒并屬序言自惟夤鄙粗疎浮沉冷署不能序序亦何益雖然有美不揚朋友之過也梅中詩大抵原本性靈歸之淡遠其古詩力追漢魏駕六朝近體則包舉初盛轍中晚一切宋調概置弗屑夫詩至今日競倣劍南體油滑粗率竊爲空疎所藉口古人風則盪掃無遺梅中起而排洗之鼓吹休明率歸渾雅其風格有過人者一行作吏忠愛悱惻定有繼春陵行而作者吾于今日之詩卜

之難况某及蘿村皆善詩一時有三珠之目云

文獻只某又蘇林晉善精一書言三卷六頁云

毛則西稿序

代項
主政

嘗讀晉書顧愷之傳極稱會稽山水爭流競秀霞蔚
雲興又讀李白越中詩有云東海橫秦望西陵繞越
臺不禁喟然曰天下奇觀盡在是矣意必有異才逸
品出乎其間吾將作太史遊以結此中名士歡病未
能也已亥承乏嚴陵首邑嚴與越相接壤竊幸扁舟
東棹向之心焉嚮往者茲且溯洄從之矣獨是簿書
鞅掌勢難易撫字為遊覽間或一至省會寄重百里
不暇及兼之潮平風正倏忽又過萬重矣嗟乎俗吏
可為而不可為也雖然余總不歷會稽而會稽人物

嘖嘖余耳者多稱西陵毛氏若太史西河孝廉遠公
遠宗文輝輩尤其卓卓表見者獨惜相距數百里願
一見顏色其道無由及余遷郎署越水燕山相去四
千里較嚴與越不啻十倍安得一歷其地訪其人慰
此夙心歲戊午天子破格簡命余得出典浙省試入
闈誓獲真才不致負朝廷羞當世士榜發喜得西陵
毛子文晉謁手執一編相質蓋晦明風雨之所爲作
也敷華吐藻疏越清新昔之求其地其人不可得見
者山川之勝人物之美于一人之文見之觀止矣抑
余更有說天子建中和之極金聲而玉振之方以古

學取天下士毛氏業以詞賦名海內家學有素諒此
不足爲子勉特余以一日之長不憚諄諄三復云

沈太君壽序

代趙觀察

余巡守浙東維持風化爲首務凡貞孝賢節莫不悉心採訪薦舉表揚其有壺範足錄齒與德兼尤敬之重之檄郡縣按名循實報于山陰得一人焉曰吳母沈太君核其生平躬母儀動必中禮夫君北園環洲公會孫也襲錦衣衛文武兼濟都督開遠勲績爛然際鼎革角巾歸第竟以灌園老太君携二子教以義方閨門肅睦溫溫如也余敬錄其家範表厥宅里焉辛未歲正余赴省會歸行至山陰道上見夫其山高其水深其樹鬱茂而葱青問其地州山接壤也問其

族吳氏著姓也問其閭閻巍然者環洲公里居也低
徊久之將返棹適西賓張某駕艇至余詰之曰子爲
我前來乎匪然胡爲而至此對曰唯唯否否將謁豚
兒岳太母問爲誰曰吳母沈太君齒幾何曰明年此
日爲八十余曰余固夙重其爲人繫子親乎曰然且
曰吾聞古人愛屋烏齒長矣得母一言相引重余曰
諾簿書未暇也繼余廉訪益州張復馳書再至速前
諾余曰余固許之矣爰敘其概附以詩其詞曰松栢
永不凋歲寒耐霜雪盤踞萬仞崗落落高勁節孤鶴
巢其顛毛羽何鮮潔千載化爲玄矯舉凌轆轤吳姥

驂駕之白雲爭映發會當揖金母弄影瑤池月

王晉臨摹法書序

余幼時學吹笛按其孔十指不相得又懼父與師之
我責也作爲無聲之管每至寢擁長被仰天而摹之
以求合乎譜指澁唇枯無當也積歲餘指漸熟唇漸
濡放聲大吹不知譜之何從也後好琴未甚解漫學
爲兼勾繼得松烟閣譜仿其一鈞一剔十指艱澁與
向學笛等將棄去復自哂曰天下事勤則精熟則巧
當師曠之甫操縵也豈遂能變宮商移角徵哉顧其
致力何如耳越數年瓜日馴拍日湊得之心應之手
不按譜而漸與譜化然則譜者舍之不能襲之不可

也齊桓公讀書堂上斲輪過而笑之曰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耳譜也者糟粕也其於字學亦然字之有法書猶琴與笛之有譜也聚千百年之積累與千百人之筆墨擇其尤者勒於石法誠備體誠工矣然而義獻不同格芝旭不同派天機峻利不可強也然則學之者得其意而已意者無象之象也雁山王晉能詩文工於楷行草亦非他人可企及倦遊歸徧採歷朝法帖無不臨摹盡善雜之星鳳淳化寶賢寶晉諸帖幾無以辨雖然猶有臨之迹存也若使畧去成迹機到筆隨若天馬行空神龍掉尾奇變百出不可端倪則非古人之法書王晉之法書也若沾沾以此自喜而曰恨古人不見我則猶是余向者之學琴學笛惟譜是求而爲斲輪之所笑也雁山見之始必怫然怒繼必以我爲知言

白
端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characters, likely '西' (West) and '山' (Mountain), overlaid on the page.



